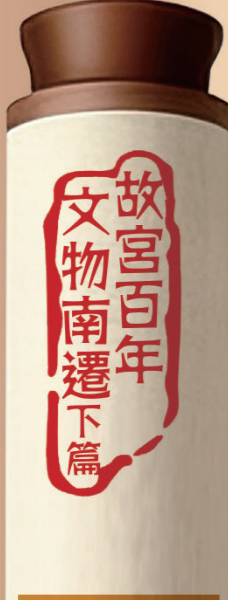


兩岸守望 合璧有期

赴台護寶人臨終前念叨北京 曾盼「三希帖」再聚首



希望兩岸統一的那天，能看到「三希帖」再次聚首，完成父親的遺願。

——護送故宮文物運台負責人莊嚴之子莊靈



南遷文物精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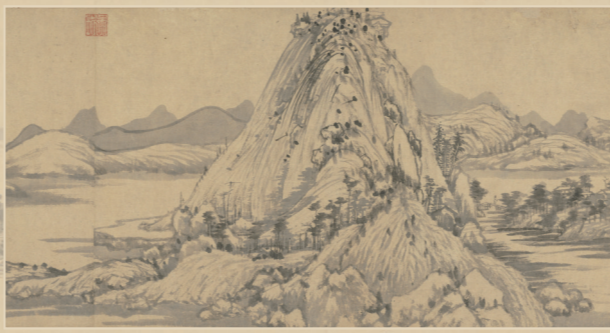
西周 散氏盤



清康熙 五彩字環琺瑯彩葫蘆瓶



青花藍紫繪梵文出戟法輪高足



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(局部)



明宣德 青花纏枝蓮紋執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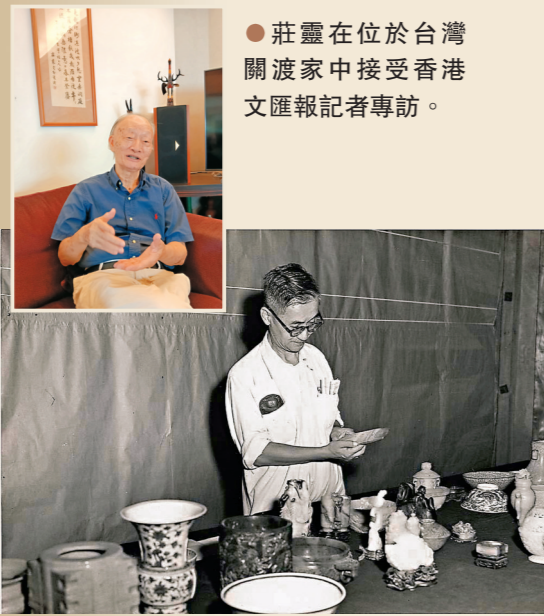
清光緒 大雅齋款綠地粉彩 蘇聯花鳥圓盒



梁楷 潑墨仙人

「父親臨終的時候，我貼着耳朵聽他最後念叨的是，北平、北平……」在位於台北關渡的家中，莊靈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講述父親的故事，一段從北京到西南至台灣的跨越海峽的文物南遷記憶。

出生在文物南遷路上的莊靈，已是滿頭白髮，回憶起兒時的時光，聲音輕快了



●莊靈在位於台灣關渡家中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。

莊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，1924年參加「清室善後委員會」點查故宮文物的工作，1925年正式入職故宮博物院。1933年，莊嚴接到押運文物的指令，隨大隊踏上南遷路。其後文物又分三路西遷，莊嚴負責南路運送，於1938年1月抵達貴州貴陽。同年11月，他的第四個兒子莊靈在貴陽出生。

四子誕在護寶路上

「我出生後是在貴州安順長大，一直到5歲才離開。」莊靈說，安順和華嚴洞的生活成為他人生中最初的一段記憶。剛開始他對故宮文物的印象並不多，當時存放文物的華嚴洞有軍隊駐守，即便是負責人的眷屬也不能隨便出入。只有天氣好的時候，父親和故宮同仁才會開箱，把容易受潮的字畫分批取出，在廣場上攤開晾曬，這時父親就會把莊靈四兄弟及當地村民喊到一起，一邊欣賞一邊將字畫的相關背景知識講給大家聽。「北宋趙佶的《臘梅山禽圖》及西周青銅器「散氏盤」，是我小時候最有印象的兩件文物。」便是這樣一路走，一路聽，潛移默化中，莊家的四個孩子後來都選擇投身文化藝術相關領域。

一根香蕉全家分享

「貴州原本窮困，戰時物資缺乏，人民生活更是艱苦。」莊靈回憶說，由於父親喜歡書畫，發工資的第一件事就是往書店跑，有時候飯錢菜錢都不夠，「父親回家都不敢看母親，



●9月30日，莊靈與夫人一道在北京參觀「故宮文物南遷紀念展」，在「功俾魯壁」人物雕塑群前，與父親莊嚴的雕塑(前排右一)合影。

許多，聊到興奮處甚至手舞足蹈起來。莊靈自小跟着文物漂泊直至抗戰勝利，之後又隨着文物到了台灣，「我是睡在故宮文物的箱子上一路到了基隆港。」

「父親未曾想過，離開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去的機會。直到過世，父親都希望自己帶來台灣的這批故宮文物，能夠回到紫

禁城去。」在莊靈看來，無論存放在中華大地的何處，這些故宮文物都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，希望能讓全世界都看到，「希望兩岸統一的那天，能看到「三希帖」再次聚首，完成父親的遺願。」

●文/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姍嫻、孟冰、周志彬 北京、重慶、台北連線報道



●莊靈期盼分藏兩岸的故宮文物能有合璧的一天。圖為2011年，分隔兩岸60餘年的元代名畫《富春山居圖》在島合璧展覽。

只能悄悄走回自己房間。」在莊靈年幼的記憶中，「香蕉」是有特別記憶的水果：「父親有一次買了一根香蕉，皮都已經黑了，用小刀把它切成一段段，每個人嘗一小片，這是我兒時對香蕉的第一印象。」

1944年冬，日軍攻陷貴州獨山，莊嚴又奉命押送文物遷往四川巴縣(今重慶巴南區)飛仙岩。「離開貴陽的夜晚，外面正下着雪，格外安靜，但當車燈打出去，路兩邊都是人，他們安靜靜地走，身上挑着擔子，這頭有棉被箱子櫃子，那頭則是小孩子。大家都低着頭往前走，走了很遠，慢慢地人少了，最後路上再也看不到人……」

四川巴縣是南遷文物在四川的第一個落腳處。這裏地處偏僻山坳，兩邊是長滿竹樹的崖坡，谷底有一條山溪，水聲潺潺。當地原有石油勘探開採人員走後，當時文物便存放在油礦留下的舊房舍裏。

若干年後，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原研究館員胡昌健在飛仙岩尋訪文物南遷印記，一位名叫李篤生的當地老農向他提起數十年前的往事：「我曉得馬衡先生，還有莊嚴陵夫婦。」莊嚴陵便是莊嚴，「我知道他是北京人，有四個兒子，還互相講過飯。」歷史便這樣，產生了新的奇妙的連結。這些零碎卻珍貴的講述，勾勒出文物南遷路上故宮人的故事。

奉命赴台連夜啟示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，那是莊靈童年最開心的一段時光。他說，文物西遷三路人馬匯聚重慶，父親還帶他們和故宮同仁們到重慶溫泉度假。

及至1948年12月，時任「教育部」次長杭立武密令莊嚴立刻帶故宮南京分院文物赴台，並要求不能向其老師，時任故宮院長馬衡透露。由於事態嚴重，莊嚴連夜讓其北大學長，派至南京主持事務的故宮總務處處長張庭濟向馬衡拍電報請示，馬院長第二天手寫覆電：「如理事會負責決定當遵辦，並添選書畫，人員派安順原班。」

按計劃，安順原班人馬莊嚴負責押運第一批320箱故宮文物，其中以赴英展覽的80箱文物為

主，包括范寬《谿山行旅圖》、梁楷《潑墨仙人》、西周散氏盤、王羲之《快雪時晴帖》、黃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圖 無用師卷》，皆屬精品中的精品。

1948年12月22日，莊嚴踏上前往基隆港的「中鼎號」。「中鼎號」有兩個螺旋槳，還壞了一個。當時海上風浪很大，因為裝文物的箱子摺得很整齊，我們晚上就把鋪蓋打開鋪在文物的箱子上睡覺。」莊靈笑着說，當時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的狼犬也跟他們上了船，船不動沒事，船一動那狗就暈船，一暈船就吐，水手還要拿桶去接。這一走，就是一輩子……

《富春》合展國父一願

1988年，莊靈第一次回到父親魂牽夢縈的北京……去了父親居住過的棉花胡同，見了父親一別數十年的朋友，回到了文物南遷的起始點。1999年，莊靈及家人去拜訪南京博物院，時任副院長徐湖平對他們說：「你父親當年了不起，把這些文物平安地帶到南京，還把我們中華民族的國寶運到台灣保存得那麼好，這是對國家很了不起的貢獻。」

「徐副院長對父親的肯定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，所以我和哥哥們當時都沒反應過來。」莊靈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父親受令將文物運台引起的非議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是家人們的「心病」。事實上，初到台灣時，莊靈仍多次向馬衡院長匯報文物在台情況，故宮博物院至今保存着他親筆撰寫的報告。但隨着兩岸局勢變化，聯繫逐漸中斷。莊靈認為，這些報告也證明當時他父親並非一意孤行將文物運台，「父親一輩子都是故宮人。」

2011年6月1日，分隔兩岸60餘年的國畫名作《富春山居圖》在寶島合璧首展。萬眾矚目中，跨越了光陰，跨越了海峽的山水合璧讓莊靈心情激盪，父親拚盡全力守護的國寶，用另一種形式實現了圓滿。莊靈期盼分藏兩岸的故宮文物能有合璧的一天，他相信，這也是父親的，心願了，「我有生之年也許看不到，但我還存有這樣的希望。」

同根同源價值共建 分存兩岸關聯未減

在文化領域，兩岸故宮藏品一直是民眾關注的焦點。其中「兩岸故宮藏品孰優孰劣」以及「好的文物是否都去了台灣」等疑問，長期縈繞在大眾心頭。對此，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、檔案館(院史陳列館)副館長徐婉玲表示，兩岸故宮藏品在數量和構成上各有特點，不存在一方文物優於另一方的情況。「其實在我們看來沒有誰好誰壞。」她說，文物的價值並非單純以年代久遠或古董市場的價格來衡量，其藝術性、歷史價值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構成了綜合價值。兩岸故宮藏品之間存在着千絲萬縷的聯繫，這種關聯性正是中華文化同根同源的生動體現。

徐婉玲列出了一組數據，遷往台灣的故宮博物院文物總數為2,972箱，佔南遷文物總數的20%左右，另外80%的文物留在了大陸。此外，古物陳列所文物南遷3,400多箱，其中800多箱去了台灣，也僅佔少數。北返文物方面，第三批共6,200多箱回到北京，2,000多箱留在南京，2,500多箱檔案文獻撥交國家檔案局。當年故宮博物院留京文物超130萬餘件，加上北返文物以及新中國成立後入藏的20萬餘件，截至目前總數達186萬餘件。台北故宮博物院文物數量雖超50萬件，但其中檔案文獻佔比較大，古物部分(瓷器、青銅器、書畫、玉器等)不超過10萬件。

書閣雖分離 聯繫跨時空

「兩岸故宮文物本就是一個整體，它們之間有很強的關聯性。在兩岸故宮進行學術交流時，就有台灣學者來到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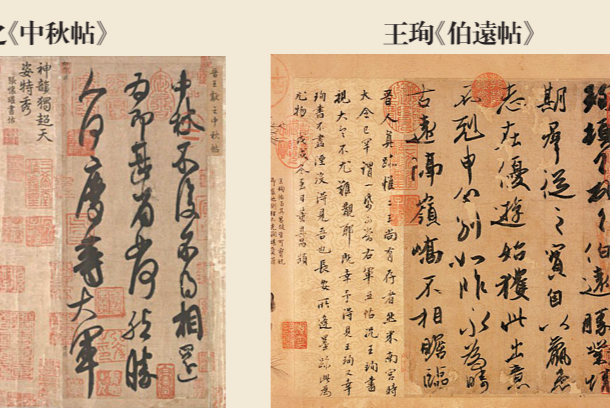
宮博物院，專門溯源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品的流轉歷史。」徐婉玲以文淵閣本《四庫全書》為例表示，如今台北故宮博物院保存着這套書，而當年為它而建的文淵閣則在故宮博物院文華殿後側。雖然書閣分離，但當學者看到文淵閣以及內部留存的書架時，內心仍會澎湃不已。因為書與閣本是一個完整整體，這種聯繫跨越了時空。

藏品分兩岸 成文化紐帶

「又如《弘曆一是一二圖》，畫中有兩件重要器物，左側几案上擺放的是新莽嘉量，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，右側几案上擺放的是宣德青花出戟法輪蓋罐，現藏故宮博物院。在抗戰時期，兩件重要文物都經歷了南遷，只是後期西遷時的路線不同。新莽嘉量隨着南路80箱文物自南京遷往長沙，隨後一路輾轉至貴陽、安順和巴縣等地。宣德青花出戟法輪蓋罐則隨中路9,331箱文物沿着長江水道西進，先後保存於漢口、宜昌、重慶、宜賓和樂山等地。抗戰勝利後，兩件文物分批東歸，後又分存兩岸。」徐婉玲說，它們曾經是紫禁城裏的重要珍藏品，且在多幅《弘曆一是一二圖》中出現，這些文物藏品成為兩岸故宮天然的文化紐帶。此外，乾隆時期，曾模仿漢代的新莽嘉量製作了數件嘉量，目前故宮博物院仍有館藏，它們之間也有着密切的文化傳承關係。「每一件文物都是獨一無二的，都載着厚重的歷史與文化，同樣重要。它們共同講述着中華文化源遠流長、歷代傳承的故事，是兩岸文化同根同源的有力見證。」徐婉玲說。



●分別藏於故宮博物院的王羲之《中秋帖》、王珣《伯遠帖》和台北故宮博物院的王羲之《快雪時晴帖》被乾隆合稱為「三希帖」。



●分別藏於故宮博物院的王獻之《中秋帖》、王珣《伯遠帖》和台北故宮博物院的王羲之《快雪時晴帖》被乾隆合稱為「三希帖」。

史料整理+史跡保護 南遷研究是延續課題

故宮文物南遷背後承載的不僅是百萬餘件珍貴文物的安全轉移，更是一段民族記憶的守護歷程，相關研究亦是一個延續性的課題。徐婉玲介紹，近年來，故宮以「史料整理」與「史跡保護」為核心，持續推進文物南遷研究，並取得階段性突破。其中，系統梳理南遷文物賬冊成為研究團隊近年來的重點工作之一，後續還將以此為基礎，延伸整理西遷賬冊、運台賬冊、北返賬冊等，構建文物遷徙的完整時空軌跡。

徐婉玲指出，從1950年歐陽達建撰寫的《故宮文物遷徙記》到2010年兩岸故宮重走文物南遷路，故宮文物南遷的研究不斷深入。2017年，故宮博物院成立故宮文物南遷研究所，系統推動相關學術研究和實際保護。2019年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「故宮文物南遷史料整理與實際保護研究」立項，進一步推動了這一領域的研究。

製作播遷賬冊 追溯完整軌跡

徐婉玲表示，故宮博物院藏有完整的一萬三千餘箱南遷文物賬冊，詳細記錄每箱文物數量、尺寸及款識等信息，為溯源研究提供關鍵線索。目前故宮博物院檔案館(院史陳列館)的研究團隊正在推進南遷文物賬冊的梳理工作。例如，通過賬冊可以知道哪些文物



●1925年10月10日，故宮博物院建院。受訪者供圖

遷到了峨眉、樂山、安順等地，還可以結合早期的《故宮物品點查報告》和清宮陳設檔案，追溯文物的原始存放位置 and 進入宮廷的時間。團隊已對「瓷母」清乾隆各種釉彩大瓶、寫字人鐘、《聽琴圖》等知名文物開展個案研究，未來計劃逐步擴展，最終形成覆蓋兩岸故宮博物院、南京博物院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機構的體系化研究。

在研究成果方面，徐婉玲表示，故宮博物院聯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及各地地方檔案館，對相關檔案進行了系統梳理和電子化整理。例如，成都市檔案館電子化檔案揭示了文物從漢中遷至成都大悲寺的細節，包括省政府調令、寺廟溝通紀錄及防火規範等，為還原歷史場景提供了珍貴素材。



●2010年，「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」活動上，胡昌健(前排左五)、梁金生(左八)、莊靈(左十一)等兩岸故宮人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合影。

2010年6月，為紀念故宮博物院建院85周年、紫禁城肇建590周年、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5周年，故宮博物院倡議重走文物南遷路，台北故宮博物院提出加上「溫故知新」四個字作為主題。於是16位北京故宮人員和10位台北故宮博物院人員進行了長達半個月的「溫故知新：兩岸故宮重走文物南遷路」考察活動，先後考察了4省8市，探尋了37個重要的故宮文物存放地點，尋找了當年部分運輸路線，串聯起一條憶舊思新的攜手重走之路。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鄭欣森參加了在南京的活動，並帶隊到了貴陽、安順。莊靈也隨故宮考察團重走文物南遷路，探尋父輩的足跡及重溫兒時的回憶。

兩岸故宮人 重走南遷路

鄭欣森說，不僅如此，當年一些故宮南遷人員的後人，如莊嚴、歐陽達、梁廷煒的後代，多次踏上尋訪之旅，回到父輩曾經生活過的地方。他們用腳步丈量歷史，用心靈感受先輩的情懷，讓這段塵封已久的記憶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。鄭欣森特別提到莊靈，「前些日子，我寫了一篇書評，介紹了他撰寫、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記錄其父莊嚴經歷的書籍。在寫書評的過程中，我深感當下我們肩負着重大使命——搶救那些珍貴的資料。莊靈等人的個人記憶，那些零碎卻無比珍貴的歷史片段，亟待我們用心去收集、整理，將其轉化為我們國家和民族的記憶。」

民間籌辦戰時故宮博物館

鄭欣森認為，部分南遷文物運台形成一個故宮、兩個博物院的局面。早期故宮博物院史是兩岸故宮的根，是共同走過的路，也是共同的財富，對故宮博物院今後的發展有着重要意義。兩個博物院都堅持弘揚中華文化的職志，重走南遷路，更加認識到歷史所賦予的責任。



●文物運台後，負責人員及技術進行點算。受訪者供圖



●1953年台中北滿故宮山洞落成交接，後排左六為莊嚴。受訪者供圖



掃描照片

